

烟火珠崖

老家的古井

罗圣攻

很早以前，老家十所村就装上了自来水，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，还总是惦记着村子东头的那口古井。很多村妇像往常那样挑着水桶，端着脸盆到古井去挑水、洗衣裳。年复一年，老一辈的男人，依旧延续着前几代人的习惯，常常到古井旁边的老酸梅树下歇凉，拉家常。

我小时候就听说，古井的年代很长很长。村里的老人对于古井的来历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，东汉伏波将军在平定“交趾之乱”时，他的部属到了现在的十所村，时值盛夏，干旱酷热，找不到水源。后来有军士突然发现，马蹄踢刨过的一个地方，一直在不断地冒出细细的水柱。于是众军士奋力挖出了一口水源涌注的井。从此，人们就把这口井叫作“汉马伏波井”。也有人说，它是宋末元初最早迁移到这里聚居的先民挖掘的水井。因此，也有些老人称之为“老古井”。

虽然当地的史籍很少有古井的记载，但古井在村里人心目中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。村里人每天和古井打交道，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古井。他们对古井感情笃厚，敬畏它呵护它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。据说，十所村老老少少有八千多人，自古以来，即使遇到罕见的大旱之年，古井的水仍然如涌泉喷注，从不断流。因此，每逢大旱之年，村里人发愁的是地里的庄稼，而非日常的生活用水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越是干旱之年，古井的水越是清澈甘甜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乡家的古井是个用石砖筑垒的大圆井，周围筑有围栏，井的北侧竖立着一块高大的井碑，旁边还有纪念碑，两块碑上都刻了不少字，井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八角亭台。这个八角亭台，过去一直是我和小伙伴们嬉戏的“乐园”。我长大识字以后，才开始读懂古井石碑上刻的字是“汉马伏波之井”。古井旁边的纪念碑上，刻的是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来到十所村时，写下的首首长诗。读中学时，我对古井的碑文耳熟能详。至今过了十年，仍是记忆犹新，郭沫若先生诗中的前几句是这样写的：“水泉清冽异江河，古井犹传伏波。想见当年师驻日，三军朝汲定如梭。海盐含量百之三，饮此倍知水味甘。十所如今治惠泽，胜标铜柱在天南……”

千年古井惠泽十所人，而十所人也懂得感恩。30多年前修建的古井雕栏、亭台、石碑，至今完好无损。在村民的精心养护下，古井的屏障——周围的一草一木，与古井交相辉映，一起显露着古村落的底色。

十所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。她背靠大海，三面是一马平川的感恩平原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喝古井水长大的家乡人，特质都明显。男人性格豪爽、耿直，敢于担当。女人温柔、矜持，擅长持家。家乡周边方圆百里的人，有一口赞誉家乡人的话：“十所的汉子，十所的婆娘，从来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”的确，从小喝古井水长大的十所儿女，不管当兵、读书，还是经商，行行都出了不少能人。据《感恩县志》所载，远在清代，家乡人就养成了很浓的读书风气，仅清代年间的科举考试，村里就出了15名贡生。如唐之莹、王道熙、秦邦相、郑文魁、罗开琼等皆来自十所，在清代感恩地区，他们都是颇有名气的秀才。

悠悠古井见证了家乡的沧桑岁月，也铭记着家乡的民俗文化。明代实行卫所制度以后，家乡驻扎着朝廷军队第十所，负责守卫海防，抗击倭寇。也正是那个年代，军话民歌开始唱遍感恩大地。古井旁边的老酸梅树下，历来是军话民歌赛歌会的场所。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说，清代年间，就是在家乡古井旁边的开阔地上，由家乡人牵头，组织了一场盛况空前的“下马节”赛歌会。昌化、感恩两县的上百名民间军话民歌歌手角逐歌坛。清代军话民歌的杰出歌手张石引、符执瑶和卞德荣等人，在当年的“下马节”赛歌会上出尽了风头。

从民间保存的军话民歌手抄本来看，当年张石引与秀才对唱的一首民歌，脍炙人口，流传了数百年。其原版对歌内容为：张石引问：什么细细一弯弓？什么红红一点红？什么挂着双吊坠？什么看去锦包龙？

秀才答：天上起虹一弯弓，日头出来一点红；宫门灯笼双吊坠，天上彩虹锦包龙。茶豆生来一弯弓，榆树开花一点红；两耳系环双吊坠，芭蕉花开锦包龙……

军话民歌内容丰富，唱腔多样，且贴近生活，又接地气，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。像张石引与秀才对唱的民歌，与电影《刘三姐》中的桂柳民歌，形式相似，韵味相近。难怪有语言学家推断，家乡的军话方言与桂柳话同属古西南官话系。虽然岁月早已尘封了家乡的许多陈年旧事，可是家乡人不管走到哪里，依然是浓浓的乡音未改，淳朴本质不变，因为“汉马伏波井”——这块乡土文化的活化石，早已沉淀在我们意识的最深处。

暮色四合，当我第二次站在三亚市水南村卢多逊纪念馆的门前时，我胸腔里的海南历史溯回了北宋。其间，中国穿越了上千年的时空，进入了接近现代的文明，物质蓬勃发展，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，摒弃了前朝一些因循守旧的治理方式，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；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，推行一系列新政举措，大抵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。当时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其实一直存在，最终新法没能成功实施。宋朝似乎进入了一种极端，货币流通，较前普及；火药发明，火焰器开始使用，航海时有了指南针；天文时钟、鼓风机、水力纺织机、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，这一切都集中在宋代，那个时候，中国的大城市生活，与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高雅，浪漫，繁华，精致，品质卓越，这些词语几乎成为宋朝的标签，但同时，它也近乎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。

但宋朝对于海南，却是极大的福分。卢多逊来了，苏东坡来了，赵鼎也来了，还有胡铨……像是星宿赶集，这些人因为遭了政治的难，被贬谪来到了这块“荒蛮”之地，海南却因之而在文化上得到了润泽。

这一说好像就扯远了，还是回到卢多逊纪念馆里的影像上。

正午，阳光分外地强烈，从水南村村口进来，西行不过三五百米，右拐，是新修的水泥路，两旁各有槟榔园，清的绿的槟榔枝叶，在风里摇曳，也是新的欣喜。一位年轻的后生在卢多逊纪念馆前的槟榔园里锄草，说是卢多逊的后人。纪念馆的门锁着，荷锄的年轻人说，钥匙在他伯伯手中，得去找找。我于是在纪念馆前等了好些时候，大抵是伯伯没找着，年轻的卢多逊的后人就再没回来。

二次到卢多逊纪念馆时，门仍旧锁着，夕照的晕红落在纪念馆新鲜的乳胶漆上，门上的红已经有些黯淡了，不过门前的圆柱仍是赤色的朱红，看着也就显得有些沧桑。纪念馆前是新修的通往村庄深处的路，成片的槟榔园，枝叶都在天空里平展展地显露自己的形体，偶尔露出一两户人家的屋顶，都是新修的赤白的小洋楼，到底还是过了一千多年了，再有暮雨，大抵也不是卢多逊诗中的景象了。

关于卢多逊，说起来有些麻烦，从考中进士，任知制造（起草皇帝诏书的机要秘书）开始，他就一直处于政治漩涡之中。在后来的文学作品，或者民间传说中，其实卢多逊都不算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人物，他的行事方式大抵当时就不受同僚和文士墨客的待见。

但来到海南的卢多逊已远离政治，他在水南村的生活也许有着寻常的幸福，后代繁衍生息，

文艺随笔

水南村村民卢多逊

杨道

人丁兴旺，人口达这几万，如今在三亚，都算得上是大族了。卢多逊自己也是想不到的吧？在他身后的一千多年，2007年的夏天，遍布海南各地的卢氏子孙及海内外的卢氏家族一起捐资，在卢多逊贬所的遗址修建起这样一座殿堂——卢多逊纪念馆。无论先祖曾经在朝廷中的斗争结果如何，他终究在海南是过得淡泊宁静的。即使已过千年，他依然需要一处安放自己灵魂和思想的居所。

卢多逊是宋朝最早被贬来海南的重臣。这一待遇，在卢多逊处于权力巅峰时，是怎么也不能够想象得到的。《宋史·卢多逊传》记载，卢多逊为河南怀州河内（今沁阳市）人，是五代末期周显德初年（即公元954年）中的进士；他于宋太祖开宝元年（公元968年）冬，担任了翰林学士；在宋太宗太平兴国（公元976年）初时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；而后任兵部尚书。他的仕途算是极顺的，可谓步步高升。卢多逊乃好书之人，史料都称其博涉经史，聪明强记，文思敏捷，但对其善于揣皇帝心意而得宠，则语带贬损：“性狡黯，有谋略。宋太祖好读书，每去书史馆，多必向吏令打听书目，先通夕阅读，待太祖问及书中事时，回答如流。同时十分佩服……”

一千多年前的卢多逊，被自己的行为累出了祸。北宋王辟之所著的《渥水燕谈录·卷九 杂录》记载：“卢多逊南迁朱崖，逾岭，憩一山店。店姬举止和淑，颇能谈京华事。卢访之，姬不知为卢也，曰：‘家故汴京人，累代仕宦。一访于事，卢相公违法治一事，子不能奉，遂窜南方。到方周



水南村卢多逊的塑像。 资料图

岁，尽室沦丧，独我老羸，流落居此，意有所待。卢相欺上罔下，倚势害物，天道昭昭，行当南窜。未亡间庶见于此，以快宿憾尔。”卢不待食，促驾而去。”卢多逊被贬往朱崖途中，在山店休息时，遇到一位老妇人。老妇人言举止颇富教养，遇到城之事也精通。卢多逊行前询问，何以独自待在此荒野地。没想老妇人竟生于士大夫之家，称其儿原在朝廷中侍奉，但因不肯依从卢多逊行违法之事而被诬陷流放，家人沦丧。如今听说卢多逊也遭了殃，被贬往南方，她实在是高兴，特意在此等待卢多逊，就想看看卢多逊落魄的样子。

老妇人并不知道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卢多逊，她的这番话，原本准备好要对卢多逊说的。她做到了，也许她在这小驿站中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几天，几月，甚至几年？因为当时的资讯并不能够让一个山野村妇了解一个政府官员的行踪，尽管卢多逊只是一个贬官。

老妇人的话让卢多逊很是震撼，他饭都没吃，就匆匆地离开了。

那匆匆的卢多逊，一定很悲伤，并且这种悲伤一直是存在的，否则，他也不会只在水南村住了三年就匆匆离开这个世界，52岁，多么年轻啊。终究不是自己主动退隐，卢多逊的内心，失败的耻辱与郁闷一直都存在着。尤其是他博学之人，情感当是极丰富的，如此也就更易于伤感，悲春伤秋。但他在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》诗里的生活是自适有趣的，能有黎伯淳这样的幽人学士与他相伴，喝酒，谈心，下棋，也算于荒蛮地中得了一知己，是幸事了。他本也是尘世所生，是属于尘世的。他得有尘世的需求。

卢多逊在水南村生活的一千多个日子里，他的心态是渐渐地趋于平和了。初至崖州时，他给遣送者带回朝廷的谢恩表中写道：“流星已远，拱北极已不由；海日悬空，望长安而不见。”但后来，他发现这荒岛上竟有幽人学士家。他的诗也愈发闲适恬淡，再无初到水南村时的怨戾之气。中国人的性情原是奇趣，身体的最深部分大抵都隐藏着放浪者的素质。中国的文化也正好依附于此，因而都从巧辩矫饰进步到天真纯朴，有意识地进步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去。

卢多逊也许最终是了悟了，所以他能有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来给水南村的“幽人学士”黎伯淳写诗。这是民族根性里最恒久，最富特色的叠句唱词，卢多逊如此聪明，善谋略，自然深知老祖宗的醒悟哲学。

雍熙二年（即公元985年），卢多逊在他寓居的水南村里，安安静静地离开了，那一年，他只有52岁。他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，一直在海南岛繁衍生息。

《归来迟》(水彩) 刘克银 作

面，让爱变得不纯粹，不容易，给出爱和接受爱都不痛快。

第二把钥匙是接纳。接纳孩子原本的样子，是花，是树，是一只鸟，或是一条鱼……不必强求把孩子改变成另外一个物种。

第三把钥匙是允许。允许他不符合自己的期待，允许他长出刺。

若是被仙人掌刺伤了，退回来，先把自己的伤治好，别再次扑上去。经过自我修正，我逐渐变成了旁观者，能欣赏孩子的独特，并且感恩生命本身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走在了真正爱自己、理解自己的人，也能理解和爱他人的路上。

我和多位母亲一起诵读过纪伯伦的诗歌《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》，谨以此诗致敬所有的父母和孩子：

你的孩子，其实不是你的孩子，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。他们通过你来来到这个世界，却非因你而来，他们在你身边，却并不属于你。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，却不是你的想法，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。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，却不是他们的灵魂，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，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。你可以拼尽全力，变得像他们一样，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，因为生命不会后退，也不在过去停留。你是弓，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。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，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，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。怀着快乐的心情，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，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，也爱无比稳定的弓。

节间词语

别扑向仙人掌

离响

次警示自己跟孩子之间边界感的重要性。经过长时间的自我调节和改进，我在人类智慧的意识长河中捞出了三把与孩子相处的钥匙，挂在了自己心上。

第一把钥匙是爱。爱是无条件的爱。父母爱子女是天然的本能，然而自古以来，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欲望加在了这份爱上

如烟往事

美丽的“景泰蓝”

符海沧

每当看见美丽的景泰蓝，我总会想起一位穿着浅蓝色碎花裙的孕妇。

说起来，话并不长；忆起来，显得悠长。那是一九九一年的事了，那年秋季，我考取了上海市的一所大学。从海南岛到上海两千多公里，求学路途遥遥。估算了一下，过海坐船陆上坐汽车赶火车，日夜兼程得走好几天。当年学校新生报到时间是9月20日。我在姐夫的陪同下，提前四天出发。第一天中午，在海口新港码头上船，过了琼州海峡。下午从广东海安赶车，傍晚才到广东湛江。次日上午，别过姐夫，独自登上火车，途经广西、湖南，下午在湖南株洲下车，夜里在火车站的旅店小休了一会；第三日凌晨一点多，匆匆又赶上火车，一路咣当，白天几乎在江西境内走走停停，傍晚时分才进入浙江地界，整个晚上在硬座上醒醒睡睡、睡醒醒醒。

第四天早上八点钟左右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我终于顺利到达上海火车站南站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南站，气势恢宏，时尚靓丽，富有时代气息。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手里拎着简易的旅行包刚走出出站口，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在铁栅栏边跟我打手势，我感到有些奇怪。他走到我跟前，见我有些犹豫，便熟练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好像是一个退休证，自我介绍道：他原是上海某单位的职工，刚退休，过不惯清闲生活，经常到火车站给外地人带路，挣点辛苦费——不多，一元钱。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位大叔，个子中等、偏瘦，衣着整洁，斯文有礼。随后，我环视了整个站前广场，没有看到学校新生接站点，核对了“新生报到通知书”，才发现我提前一天到了。人地生疏，我跟大叔说，愿意请他当向导。就这样，他带着我坐上开往曹家渡的那个年代才有的长条公共汽车。过了大约五个站，大叔说：曹家渡到了，我们下车。我跟他下了车，临别时，他反复叮嘱我：“小伙子，你一直往前走，就可以走到你的学校了。”

在曹家渡下车后，我照着他的叮嘱一直往前走。曹家渡是苏州河一个古老的渡口，渡口旁聚集而成一处农贸市场，临河道挨路边，人声嘈杂，热闹非凡。马路从一座桥底穿过，走过了涵洞，是一个三岔路口，商店林立，人车拥挤，可是到了这个岔路，我蒙了，一下子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我一连问了几个路人，有的行色匆匆不搭理；有的一听外地口音，连头都懒得抬；有的则用上海话简单应付，一脸无奈。

我停在路边，踟蹰不前，正考虑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前行时，突然看见一位穿着浅蓝色碎花裙的孕妇，正从街边的里弄走出来，年纪约三十出头，身材比我稍高一些，皮肤白净，齐耳短发微卷，圆脸，眉清目秀。她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，估计孕期已有八九个月了，步子走得慢，边走边不时轻轻抚摸她“优美的曲线”。一个六十岁上下的阿姨，紧跟在她后边。我心里想着，她们应该是附近的居民，于是赶紧上前，向她们询问政法学院该往哪条路走。那位孕妇和和气气地回答道：“你跟我们走吧，正好我们要往前面散步，同一个方向。你们的学校就在前面，不远。”我心里一阵喜悦，想不到还碰到这么热心的人！我们三个人，她俩走在前面，我紧跟在后面，边走边聊。在交谈中得知，她俩是婆媳关系，儿媳即将临产，婆婆每天都陪她走一小段路，散散步。当她们得知来自遥远的海南岛，而且是一个人来，都感到有些惊讶。我们边走边聊，由于临近分娩，年轻的孕妇步子迈得很慢，我和她的婆婆刻意放慢脚步，小心跟随。大概走了三四百米，婆婆见她累了，轻声劝她返回。只见她跟婆婆说：“妈，平时走到这里我们就返回了，今天我们再走一段吧，等过了前面的转弯再返回。他从海南岛来，人生地不熟，顺便把他带到学校大门口。”我一听这么暖心的话语，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“哽”了一下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这个时候，只见那位孕妇双手叉着腰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慢慢前行。我跟着她俩，又走了大概一百米，向右拐了一个弯，在马路右侧，猛然看到政法学院的大门赫然矗立在路旁。“你们学校到啦，我们要返回了。再会！”那位孕妇微微一笑，对我挥手说。我心里暖乎乎的，站在学校大门口旁，向她们挥手告别。看着她俩一前一后，渐行渐远。一阵风起，那孕妇浅蓝色的碎花裙边随风飘动，那圆鼓鼓的优美曲线，不时微微左右摆动——在越来越模糊的视线里，我觉得那是人世间一尊最美丽的“景泰蓝”！



投稿邮箱 hnrzbp@163.com